

闭门造舟——挪亚

希伯来书 11:7

引言、且看从前——挪亚的日子

挪亚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的第三位「有信的人」。第一位和第二位分别是**亚伯**和**以诺**，对于这两位「信心事迹」，圣经语焉不详，需要几经推敲联想演绎，才可以理出一个大概出来【[参看上两篇的讲章](#)】。但关于挪亚的「信心事迹」，圣经就有相对详细得多的记载，甚至似乎「多」到一个地步，就是谁也可以讲上一嘴。至于甚么谓之「挪亚的信心」，亦不外是「**服从上帝指示建造方舟逃过洪水一劫**」而已。这个「标准答案」挂在我们嘴边，口虽称赞挪亚的信心，但心底里其实觉得不外如是。

圣经，却不是说得这样轻松。

来 11:7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我们清楚看到，圣经不是泛泛地称赞挪亚很听话很有信心，而是带着一个极为强烈的**对比**来说的：「**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换言之，挪亚的**信心**之所以了不起，是与**同时代**（即「挪亚的世代」）其它人的**不信**对比出来的。再换言之，就是如果我们不了解甚至曲解「**挪亚的世代**」是一个怎样的世代，我们就绝不可能了解挪亚的信心真正不凡的地方在哪里，甚至不了解挪亚究竟信些甚么和怎么信。

想起「挪亚」以及「挪亚的世代」，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就很自然联想起「洪水」，然后再想当然地「推论」出一幅天灾四起、人祸连年、烽烟处处、民不聊生、罪恶滔天、人欲横流的「**末世景象**」。许多人就以为，所谓「**挪亚的日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但大家只要想深一层，便应知道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甚至与我们想象的截然相反。对于「挪亚的日子」究竟是怎样，圣经有两个最权威的依据。第一个权威是**创六的「原始记载」**：

创 6:1-22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華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耶和華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華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華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惟有挪亚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作你和牠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第二个权威是**主耶稣太廿四画龙点睛的「脚注」**：

太 24:37-39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综合上述两个权威记载，针对「挪亚的日子」，我们根本一点也看不出甚么天灾四起、人祸连年、烽烟处处、民不聊生、罪恶滔天、人欲横流的「末世景象」。事实更可能是刚刚相反的，就是根据主耶稣的「脚注」——「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这句说话，我们倒可以合理地想象出一幅「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当然，笼统地看创六，提到人的罪恶很大，大家或者会以为至少「罪恶滔天、人欲横流」这方面总应该是真的。告诉大家，「挪亚的日子」是个「罪恶滔天、人欲横流」的时代，的确是事实，不过，这是事实，天上人间，就只有上帝和挪亚两个「人」同意这种「悲观的看法」，当时「全世界」却都不认为如此。

总而言之，在几乎所有「当代人」的观察底下，「挪亚的日子」不仅在**经济生活**上，甚至在**道德文明**上也绝对是一个「盛世」，是一个前景无限、繁荣安定、和谐共融的大好日子。至于「末日」云云，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只是「挪亚」之流杞人忧天、危言耸听、「闭门造舟」的极少数宗教狂热分子「幻想」出来的产品而已。不信？今天的信息，我就会给大家逐点说明。为方便记忆和满足我的「文人本色」，我将大纲写成了一首「五言古诗」：

- 一、繁荣不觉苦，安定谁识罪
- 二、罪存反叛中，苦在审判里
- 三、嫁娶乐如常，吃喝人皆醉
- 四、遗世独醒人，局促方舟里
- 五、寄语后世人，凭信渡洪水

一、繁荣不觉苦，安定谁识罪

我们读创四的该隐家谱，由该隐本人的**建城立业**到拉麦的**发展文化**中，可以看他们怎样「大有建树贡献良多」。今天的考古学也告诉我们，人类远古的文明远比我们想象中先进。先民的文明发展，去到洪水前并无任何退步的迹象。特别是临近洪水之前，更出现一个「**文化大跃进**」。关于这个「文化大跃进」，创六其实有一个很明白的「暗示」：

创 6:4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所谓「伟人」和「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无论大家怎样理解，都一定不是「碌碌无为生仔等死」之辈，反而是体能、智力都必定超乎常人，大有成就作为的「人」，大概就像所有古代神话传说中都会提及的「半神人」或「智者」之类。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特意提及的，不是不务正业的「昏君」，也不是专事破坏的「暴君」，而是一群「伟大」和「英武有名」的「**杰出领袖**」的出现。可想而知，在这群「杰出人物」的领导之下，洪水前的文明，一定发展到一个更加高超的境界。当时的世界，至少表面上看，一定是十分之繁荣进步的，没有谁会「多事」去想到或提及甚么世界末日。

我想，有些人听到这里会反驳说：「在挪亚的日子，即洪水之前，人们的**物质文明**可能很进步，但**精神文明**（例如道德生活）却一定很堕落，所以，圣经才会说那时地上满了强暴、人们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以致最终招来洪水灭顶的大审判。」我最近不断强调，必须尊重圣经语言，尊重圣经独有的逻辑和定义。在上帝眼中，究竟甚么谓之「地上满了强暴」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跟我们「常情常理」的想法，可能极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在创六及太廿四关于洪水前人们的「生活」的记载中，我们其实看不出他们究竟在做着甚么坏事。第一、他们「继承」该隐传统，一定不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只捞偏门之辈，倒必是城市建设继续、文化发展依旧，吃喝嫁娶如常。**【注意：「吃喝嫁娶」绝不是好吃闲饭之意，详见下文。】**第二、这期间相信必定有战争杀戮之事，但「**和平**」（至少是表面上的和平）一定才是常态，否则，由朝到晚互相仇杀，不用上帝降洪水也会自我毁灭了。第三，创六给我们看到的，更不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天下大乱」的末日场面，反而是「**万族共融天下一家**」的「大同局面」。请看清楚圣经怎么说：

创 6:1-3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我已经说过，创六其实并没有具体描写当时的人究竟做了甚么我们**惯常理解**下的「恶事」或者「暴行」，它让我们看到的，倒是某种「**集体婚配**」的行为，而透过这种「集体婚配」的行为，显示的不是当代人之间的「**分裂对抗**」，反而是某种「**和平融合**」——透过这种「异族通婚」，「全世界」，至少理论上说，只会变得更加和谐一体，而不是战争分裂。总之，创六的记载所揭示的「挪亚的日子」，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是非常超卓和进步的。至于甚么「罪恶滔天，审判边缘」的「末日征兆」，我们「马后炮」讲得绘形绘声，但在当代人眼里，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的。

二、罪存反叛中，苦在审判里

圣经说洪水前「地上满了强暴」和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并且终于招致洪水灭世的报应，这个当然是事实。不过，这个事实或将要发生的事实，对于当代人来说，却是大大地「隐藏」着的。甚至隐藏到一个地步，连今天的基督徒拿着圣经来读，口虽唯唯诺诺，但其实也看不出洪水前的人们究竟犯了甚么大不了的罪，会招来上帝这么严厉的洪水审判。

前面已经说过，创六其实没有具体提到「挪亚的世代」做了甚么大奸大恶的事，倒是提到他们有某种「异族通婚」的现象（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结合产子），好象并不相干。但我却要告诉大家，洪水前人类不可逆转的滔天大恶，正正就是以这个「异族通婚」为标志。因为这个「异族通婚」反映的，原来是洪水前全人类，甚至「超人类」的「大团结」——团结起来霸占地球、反叛上帝，这与洪水之后同样表示「团结起来作反」的「巴别塔事件」其实遥遥呼应。个中曲折，请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创六提到的「异族通婚」究竟是指哪个「集团」（家族）与哪个「集团」（家族）通婚呢？在挪亚的日子，有可能这样「通婚」的「家族」有三个：一、**该隐世家**；二、**塞特世家**；三、**撒旦世家**（追随撒旦反叛的堕落天使）。回到创六的经文，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谁是「神的儿子们」和谁是「人的女子」。

究竟谁是「人的女子」指涉的「人」呢？我们可以轻易将该隐世家剔除在外。第一、创六的主题之一无疑是解释洪水前「人」的堕落，但是该隐世家一早就堕落了，无须再「解释」。第二、上帝与亚当都早将该隐「除名」了，圣经也不再关心他们的后来和结局。第三、经文提到耶和华对这种「异族通婚」，曾这样响应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我们比较该隐及塞特的家谱，就知圣经并不在乎该隐世家的**寿数**，而只重视塞特世家的寿数（活到几多几多岁），可知创六提到被上帝「**减寿**」的「人」一定是指**塞特世家**的后人。

至于「神的儿子们」指向的则是「**撒旦世家**」——随撒旦反叛的「堕落天使」（邪灵）。第一、上文提到「人的女子」指的「人」是塞特世家，所以「神的儿子们」就不可能又是指塞特世家。第二、上帝与亚当都早已不认该隐为儿子，所以「神的儿子们」也不可能是指该隐世家。第三、这些「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结合后而能生出「英武有名的人」，可知他们属于很「异类」的种族，暗示很有可能是「**灵界中人**」。第四、圣经确曾用过「**神的众子**」来称呼天使（见伯 1 及诗 89）。第五、留意这里提到的「异族通婚」是**单向**的——「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没有提倒过来的「人的儿子」娶「神的女子」，很可能的理由是天使（神的儿子）是「**单性**」的，即只以「男性」的姿态出现，所以只有「单向婚配」。

总而言之，创六一开首，就告诉我们一个极可怕、极不堪的「混合婚姻」的事实，以之作为洪水前全人类如何陷入反叛大罪以致遭洪水灭顶之灾的解释。这个事实，就是一直以来都洁身自爱的「人」（即塞特子孙）竟然受不了「堕落天使」（神的众子）的诱惑，而彼此「杂交结合」。讲得再简单明白一些，就是一直以来专一敬拜上帝的塞特世家，竟然堕落到大规模参与「**交鬼**」的活动。问题是，塞特子孙，好端端为甚么会在洪水前堕落如此？

我们回头看创五的塞特家谱，直到挪亚的十代，延绵一千年有多，都相当敬虔。但大家必须记得，真正的敬虔是有**代价**的，就是相比于在地上拼命建城立业的该隐世家，必定「碌碌无为」没有甚么了不起的大成就、大作为、大建树。到挪亚出生为止，塞特世家已比该隐世家足足「落后」了一千年了。这一千年过去了，上帝仍然未有召唤塞特子孙回归天家。这个时候，必定有一些「**好讥诮**」的人出来，说：

我们祖孙十代白白浪费了一千年等甚么上帝救恩，等祂大发慈悲接我们重返伊甸，现在，除了比人家落后一千年外，等到甚么呢？罢了，若我们现在不急起直追，不但天家回不了，连人间也没有立足之地！

就是这样，塞特世家，除了挪亚这「**十代单传**」的一枝外，终于全面放弃继续敬虔守候上帝的救恩，而着意追随学效已经大有建树的该隐世家，实行自己救自己的计划。但是落后了足足一千年了，怎样追？怎样可以与别人看齐呢？最快捷稳当的方法，就是接受「**外援**」的帮助——透过大规模与邪灵通婚的「优生计划」，迅速提升本身的「综合国力」。

至于创六没有提及该隐世家的堕落与他们有没有也参与「交鬼通婚」的行为，是因为根本不必多说，我们都可意想到该隐世家一定老早就堕落和参加交鬼了。

综合言之，我们看到，就在洪水之前，撒旦世家（邪灵）、该隐世家及塞特世家，终于透过「通婚」而「**三家合流**」，结合成为一个最可怕最邪恶的「**反叛大同盟**」。这个「反叛大同盟」团结起来，为要霸占世界和反抗上帝，是最不可回头，最终唯有招来洪水灭顶审判的根本大罪。创六提到上帝眼中的「恶」与「强暴」，重心所指的，不是泛泛的罪，而是这个「大同盟」所包藏的「大反叛」。明白这个真相，大家才会了解，为甚么洪水之后，上帝见人「团结起来建巴别」，「反应」会如此激烈，非要「阻止」他们不可。同样，明白这个真相，大家才会了解，末世真正可怕的「大罪」不是任何惯常理解下的罪，而是架空基督、万教合流、世界共融、天下一家的「**合一运动**」。

三、嫁娶乐如常，吃喝人皆醉

这个是「**反叛大同盟**」，但「**反叛**」两个字，是我因着自己的基督信仰，看不顺眼而加上去的，当代人见到的，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同盟**」。与挪亚同时的当代人，并不觉得有甚么大不了的「罪」或「苦」：「看啊！全世界大团结，何罪之有？全世界团结起来应付一切困难，何苦之有？我们今天的日子，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风光、和谐、稳定、繁荣！」

甚么罪恶滔天、世界末日与洪水审判，在当代人眼中，完全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无是生非的邪说谬论。眼下是天下太平，明天就只会更好，世界必定可以千秋万世「持续发展」下去，所以，「**嫁娶**」自当如常，「**吃喝**」也该尽情。大家必须注意，于此，「**吃喝嫁娶**」全无贬意，所指的是「**正常的生活**」。总而言之，在挪亚的日子，在几乎所有人的心目中，末日与审判，完全是匪夷所思的邪说谬论，因为世界一切「**正常**」。

四、遗世独醒人，局促方舟里

挪亚的世代，唯一觉得世界「不正常」的，只有挪亚一个人。在这个全世界都很「乐观」的时候，只有挪亚一个人看出这世代「隐藏」着的反叛大罪与终极痛苦。

其实，「挪亚的日子」与「现在的日子」以至「人子（再来）的日子」都是一样，都一直发生着我们惯常所说的罪恶（例如战争杀戮）和苦难（例如水旱之灾），但绝大多数人却仍然非常「乐观」、非常「积极」，觉得并不至于要谈到甚么世界末日与上帝审判。我们看创六之前的先民历史，最「悲观」的论调倒是出于挪亚的父亲，塞特系的第九代的拉麦之口：

创 5: 28-29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面对着「因为耶和华咒诅地」而来的「操作劳苦」，我们看到该隐系的子孙是拼命建城立业发展文化来「抗衡」，他们用实际行动，好似非常「乐观积极」地去**改变甚至否认命运**。但塞特系的这个拉麦，却是「悲观消极」地**认定和接受这个际遇**——不但坦白承认人生的「操作劳苦」，还承认这是人类罪有应得的，故而人无力亦不应「自救」，只应该默默等候由上帝主动的救恩。

不过，这种「悲观消极」的论调，却正正是拉麦留给儿子挪亚的重要「信仰遗产」，亦是挪亚的信心的宝贵来源。挪亚，凭着这个「信」，就看出同代人的「**自恃自信**」是邪恶与虚假的。邪恶，是这种「自恃自信」是发自人类狂妄自大、反叛上帝、立心永远不回父家的极大恶心。虚假，是凭借外表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堆砌出来的「自恃自信」并不可靠，反而更会因此招来上帝的大审判，最后必自取灭亡。

挪亚独具慧心慧眼，不迷醉于表面的繁荣和安定，决心拒绝参与洪水前的「三家大同盟」。洪水前，挪亚及他的一家，是唯一不能「照常」吃喝嫁娶的「异类」。请大家记住，「吃喝嫁娶」不是字面上的吃喝嫁娶，更没有「好食懒非」的贬意，而是代指当代人「**正常的社交生活**」。至于甚么是挪亚的世代的「正常社交」？上文说过，那就是撒旦世家、该隐世家与堕落了塞特世家（指挪亚的叔父辈及平辈的后代）人鬼交合、三家合流、万教归一的「勾当」。若大家心水清，计计数，就应该知道亚当到了六百岁时，已经百子千孙六代同堂了，但挪亚到六百岁（洪水降下之年）时却仍只有**两代一家八口**，人丁是极不寻常的单薄。但由此可知挪亚「**迟婚少育**」，也知他真是拒绝参加当时「正常」的「嫁娶」活动。

挪亚绝对不是造完了方舟，到洪水降下的时候才「局促」在方舟里面一年左右。其实，洪水前的二百年间，挪亚已经自甘「局促」在建造方舟的「工程」里面，做一个遗世独立的「怪人」。当然，像挪亚这种异类，实在也不必高调地与世界「绝交」，他只要默默地造他的方舟，很快就必连甚么亲戚朋友也不相往来了。不过，圣经真理最后却告诉我们，这个遗世独立的「怪人」挪亚，却是「有信的义人」，他与他的一家，更成为了洪水之中，全人类硕果仅存的「余种」。

五、寄语后人，凭信渡洪水

现在，我们是时候回到最初提到的经文，来 11:7: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挪亚的「信」的真正可贵，是对比于「那世代」的其它所有人，挪亚能「见」其它人之所不能见、能「信」其它人之所不能信、能「作」其它人之所不能作。

挪亚所「见」到的都不是**显而易见**之事——当代人眼中的「建设和进步」，挪亚却看得出那些是沉溺现世乐不思蜀的「不孝表现」；当代人眼中的「团结与共融」，挪亚却看得出那些是同谋背叛反抗上帝的「反叛行为」。于是，挪亚也「看」得出当代再没有其它人看到的真正危机，就是那个世代已经濒临上帝要大怒降罚的危险边缘。

为甚么挪亚能够「看」得出这一切呢？经文说他「**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不过，关键不在**单方面**的「蒙神指示」，而是**双方面**的，即挪亚能用「信」来回应并遵行上帝的指示：「挪亚……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不要以为「蒙神指示」，就意味信得很容易。绝对不是。记得，上帝指示挪亚的是「**未见的事**」，所谓「未见」，意思是远远未被浮现或揭发出来，是未被一般人看得出来的罪恶与苦难，因为这一切罪恶与苦难，仍然掩盖在使人心醉神迷的「繁华进步」与「和谐共融」之中。

为甚么「有信」的挪亚能够独具慧眼，能够看得见别人完全看不出来的罪恶和苦难呢？关键就在于「信」这个概念在基督信仰中独一无二的意义和意境——**在乎上帝**。信就是「在乎上帝」。信，不是信一堆道理、教义、规章和神学；信，是对上帝与人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情分、恩义那分不离不弃的执着。亚伯有信，他在乎上帝，于是打不还手，将生死祸福交给上帝。以诺有信，他在乎上帝，于是不求人间安顿，一生与神同行飘泊天涯。挪亚也有信，他在乎上帝，于是决心拒绝「共融」于整个背叛上帝的当代世界，宁愿遗世独立，「闭门造舟」，自我边缘化。

挪亚的世代的根本大罪，就是「不信」，也就是「不在乎上帝」，浅白点说，就是当上帝不存在。一个不在乎上帝的世代，是一个已经无法与上帝沟通的世代，再多的「末世征兆」，他们都必定视而不见。只有像挪亚般极少数「有信的人」，能够洞悉天机「蒙神指示」。挪亚因信——在乎上帝，宁愿相信上帝「荒谬」的指示，都不相信全世界「合理」的共识。

当然，真正的「信」必定有所「行」来配合来完成。挪亚之信，也在于他能「作」其它人之所不能作。挪亚不怕世人耻笑、嘲弄、排斥，他拒绝与主流世界「共融」，却在光天化日底下，默默造他的方舟（一件全世界眼中的「大垃圾」），二百年如一日。这种身体力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正是挪亚之信的可贵之处。总之，挪亚之「信」的难，正是难在：第一、在「挪亚的日子」，物质文明上繁华进步建设不断，精神文明上天下共融万教归一，并无任何确实的「末日迹象」；第二、是当代全世界都一致「唱好」，个个都好像很「乐观积极」，谁敢唱反调报忧呢？但是，正因其难，挪亚之信，才是实至名归的「难能可贵」。

其实，倒过来想一想就更易明白了。试想，若是按我们的「常识之见」，以为在「挪亚的日子」，触目皆是天灾四起、人祸连年、烽烟处处、民不聊生、罪恶滔天、人欲横流的「末世景象」，那么，任你多马虎自欺，都会多少在意到「末日」的征兆，多少相信世界会面临某种灾难或审判，但若是这样，挪亚之信，还有甚么不大的地方呢？

结语、还看今天——人子的日子

今天，有许多人寻找或曾经尝试寻找「**末日征兆**」。有些人因为甚么都看不见，就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根本无所谓末日。又有些人看到一些「天灾人祸」的痕迹，但也觉得很「正常」，因为几千甚至几万年来都是这样，「末日」却还没有到来，所以也管不着谈甚么世界末世。还有些人迷头迷脑的计数，数算着战争或地震的「频率」，以为可以找到一定的「末日征兆」。当然，还有一些人断章取义，认为既然连基督都说「人子都不知道末日的那日子那时辰」，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寻找甚么「末日征兆」，最后，连「末日」本身都不必太在乎。

不过，如果我们明白「挪亚的日子」如何，又明白「人子（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如何，就应知道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末日征兆」是一个极为吊诡的概念：

第一、「**末日**」第一个重要「**征兆**」，竟是极少人会察觉已经临近「末日」。绝大多数人仍然非常「乐观积极」，仍然「正常」地吃喝嫁娶、起居生活、建设买卖。

第二、「**末日**」第二个重要「**征兆**」，就是「没有」我们惯常所理解的所谓「末日征兆」，例如天灾四起、人祸连年、烽烟处处、民不聊生、罪恶滔天、人欲横流等等。我不是说末日没有这些罪恶与苦难，而是绝大多数人都已「习以为常」，不觉得是甚么大不了的「末日征兆」。

第三、「**末日**」第三个重要「**征兆**」，是人类（包括背后的灵界力量）为了联手反抗上帝的咒诅，会更加「团结互助」，更力努力建设和发展文化。结果，越近末世，整个世界看上去反而是更加繁荣进步，更加团结共融。若非有信（在乎上帝），你根本完全看不出这些竟然就是末日——大反叛与大审判——即将到来的先兆。

总之，与人间「常情常理」推论出来的恰恰相反，圣经启示的「末世征兆」正正是「**没有末世征兆**」。换言之，「末日」将临的真正「征兆」，是没有任何「显然可见」的「末世征兆」。再换言之，我们要用人间「常情常理」来肯定或否定「末世」，都是捉错用神。挪亚的典范却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末世征兆」，而是你能否「看」得出来，而能让我们开心眼「看」得出来的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信**」——**在乎上帝**。只要你真的专一爱上帝，在乎祂的旨意与「荣辱」，你一定可以看出这世界（包括所谓主流教会）是如何藐视上帝，如何蓄谋「合一大反叛」，如何正在积存上帝的义怒，如何自取灭亡。当年，挪亚因着信，在乎上帝，就看得出他身处的世代的罪恶与末路，因而甘心遗世独立，拒绝正常的「吃喝嫁娶」，闭门造舟二百年。身处今天的人子的日子，我们也能如此信吗？